



傅雷译

约翰·克利斯朵夫

1

〔法〕罗曼·罗兰 著 傅雷 译

北京日报出版社

傅雷译 约翰·克利斯朵夫

1

卷一·黎明 卷二·清晨 卷三·少年

〔法〕罗曼·罗兰 著 傅雷 译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全四册 / (法) 罗曼·罗兰著；傅雷译. —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477-2388-3

I. ①傅… II. ①罗…②傅…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2068 号

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

出版发行：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16 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编：100005

电话：发行部：(010) 65255876

总编室：(010) 65252135

印刷：三河市书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680毫米×980毫米 1/16

总印张：83

总字数：1240千字

定价：198.00元（全4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出版说明

本书以四册的篇幅收录傅雷译 1915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经典巨著、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具体的分册和总目录如下：

第一册	卷一·黎明	卷二·清晨	卷三·少年
第二册	卷四·反抗	卷五·节场	
第三册	卷六·安多纳德	卷七·户内	卷八·女朋友们
第四册	卷九·燃烧的荆棘	卷十·复旦	

《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译成于 1937 年，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出版，傅雷先生为此特意撰写《译者献辞》；第二、第三、第四册最终于 1941 年 2 月译成并出版，其中第二册之前冠有《译者弁言》。

新中国成立后，傅雷先生因不满之前译文之风格，对全书重新做了校订与修正，重译本由平明出版社出版（四册的出版时间分别为：1952 年 9 月第一册，1953 年 2 月第二册、3 月第三册、6 月第四册）。本册即以此为底本，仅改正个别错字和误排之处。有国家标准的字词，按国家标准修改，未做规定的则予以保留，其他均保持原貌。第一册的《译者献辞》与第二册的《译者弁言》也依然保留于原处。

约翰·克利斯朵夫^①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艺术形式，据作者自称，不是小说，不是诗，而有如一条河。以广博浩瀚的境界，兼收并蓄的内容而论，它的确像长江大河，而且在象征近代的西方文化的意味上，尤其像那条横贯欧洲的莱茵。

本书一方面描写一个强毅的性格怎样克服内心的敌人，反抗虚伪的社会，排斥病态的艺术；它不但成为主人公克利斯朵夫的历险记，并且是一部音乐的史诗。另一方面，它反映二十世纪初期那一代的斗争与热情，融合德、法、意三大民族精神的理想，用罗曼·罗兰自己的话说，仿佛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的遗嘱”。

这部近代古典巨著，初译本是为十年前问世，先后印行七版。兹由原译者全部重译，风格较初译尤为浑成。全书百余万言，仍分四册，陆续按期刊行。第一册于本年八个月前月份出版。

① 此文是译者为1952年出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写的介绍文字。

译者献辞^①

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

《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小说，——应当说：不止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绩。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愿读者以虔敬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吧！

战士啊，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吧！

译者

① 《译者献辞》最初载于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一月初版卷首。

原序

我们印行《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定本^①的时候，决定采取另外一种分册的方法。以前单行的十卷，实际是归纳为三大部分的：

- 一、约翰·克利斯朵夫…………… 1. 黎明；
2. 清晨；
3. 少年；
4. 反抗。
- 二、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巴黎…………… 1. 节场；
2. 安多纳德；
3. 户内。
- 三、旅程的终途…………… 1. 女朋友们；
2. 燃烧的荆棘；
3. 复旦。

现在我们不以故事为程序而以感情为程序，不以逻辑的、外在的因素为先后，而以艺术的、内在的因素为先后，以气氛与调性（tonalité）来做结合作品的原则。

这样，整个作品就改分为四册，相当于交响乐的四个乐章：

第一册包括克利斯朵夫少年时代的生活（黎明，清晨，少年），描写他的感官与感情的觉醒，在家庭与故乡那个小天地中的生活，——直到经过一个考验为止，在那个考验中他受了重大的创伤，可是对自己的使命突

^① 译者按：《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初陆续于《半月刊》上发表，以后又出十卷本的单行本，又合成三册本与五册本两种版本。此四册本的版本，作者称之为定本（édition définitive）。

然得到了启示，知道英勇的受难与战斗便是他的命运。

第二册（反抗，节场）所写的，是克利斯朵夫像年轻的西葛弗烈特^①一样，天真、专横、过激、横冲直撞的去征讨当时的社会的与艺术的谎言，挥舞着堂·吉诃德式的长矛，去攻击骡夫、小吏、磨坊的风轮和德法两国的节场。这些都可以归在反抗这个总题目之下。

第三册（安多纳德，户内，女朋友们）和上一册的热情与憎恨成为对比，是一片温和恬静的气氛，咏叹友谊与纯洁的爱情的悲歌。

第四册（燃烧的荆棘，复旦）写的是生命中途的大难关，是“怀疑”与破坏性极强的“情欲”的狂飙，是内心的疾风暴雨，差不多一切都要被摧毁了，但结果仍趋于清明高远之境，透出另一世界的黎明的曙光。

在《半月刊》上初发表的时候（一九〇四年二月至一九一二年十月），每卷卷尾都附有两句拉丁文铭文，那是刻在莪特式大教堂的正堂门口圣·克利斯朵夫像的座下的：

当你见到克利斯朵夫的面容之日，
是你将死而不死于恶死之日。

作者借用这两句，表示他私心愿望约翰·克利斯朵夫对于读者所发生的作用，能够和对于作者发生的作用一样：就是说，在人生的考验中成为一个良伴和向导。

考验是大家都经历到了；而从世界各地来的回响，证明作者的愿望并没有成为虚幻。他今日特意重申这个愿望。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但愿克利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能不顾一切地去生活，去爱！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巴黎

① 华葛耐歌剧中的主人翁西葛弗烈特，为华葛耐创造的理想人物，为旧时代（华葛耐说是黄金统治的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崩溃后的新人物。罗曼·罗兰创造的克利斯朵夫亦是一种理想的未来世界的人物，但他的活动是在艺术方面。

目录

卷一·黎明	3
第一部	5
第二部	25
第三部	59
卷二·清晨	91
第一部 约翰·米希尔之死	93
第二部 奥多	123
第三部 弥娜	145
卷三·少年	183
第一部 于莱之家	185
第二部 萨皮纳	221
第三部 阿达	259

献给

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

罗曼·罗兰

卷一·黎明

在平旦之前的黎明时分，

当你的灵魂在身内酣睡的时间……

《神曲·净罪界》第九

第一部

蒙蒙晓雾初开，
皓皓旭日方升……

《神曲·净罪界》第十七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雨水整天的打在窗上。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昏黄的天色黑下来了。室内有股闷热之气。

初生的婴儿在摇篮里扭动。老人进来虽然把木靴脱在门外，走路的时候地板还是格格的响：孩子哼啊啼地哭了。母亲从床上探出身子抚慰他；祖父摸索着点起灯来，免得孩子在黑夜里害怕。灯光照出老约翰·米希尔红红的脸，粗硬的白须，忧郁易怒的表情，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走近摇篮，外套发出股潮气，脚下拖着双大蓝布鞋。鲁意莎做着手势叫他不要走近。他的淡黄头发差不多像白的；绵羊般和善的脸都打皱了，颇有些雀斑；没有血色的厚嘴唇不大容易合拢，笑起来非常胆怯；眼睛很蓝，迷迷糊糊的，眼珠只有极小的一点，可是挺温柔；——他不胜怜爱的瞅着孩子。

孩子醒过来，哭了。惊慌的眼睛在那儿乱转。多可怕啊！无边的黑暗，剧烈的灯光，混沌初凿的头脑里的幻觉，包围着他的那个闷人的、蠕动不已的黑夜，还有那深不可测的阴影中，好似耀眼的光线一般透出来的尖锐的刺激，痛苦，和幽灵，——使他莫名其妙的那些巨大的脸正对着他，眼睛瞪着他，直透到他心里去……他没有气力叫喊，吓得不能动弹，睁着眼睛，张着嘴，只在喉咙里喘气。带点虚肿的大胖脸扭做一堆，变成可笑而又可怜的怪样子；脸上与手上的皮肤是棕色的，暗红的，还有些黄黄的斑点。

“天哪！他多丑！”老人语气很肯定地说。

他把灯放在了桌上。

鲁意莎噘着嘴，好似挨了骂的小姑娘，约翰·米希尔觑着他笑道：“你

总不成要我说他好看吧？说了你也不会信。得了吧，这又不是你的错，小娃娃都是这样的。”

孩子迷迷糊糊的，对着灯光和老人的目光愣住了，这时才醒过来，哭了。或许他觉得母亲眼中有些抚慰的意味，鼓励他诉苦。他把手臂伸过去，对老人说道：“递给我吧。”

老人照例先发一套议论：“孩子哭就不该迁就，得让他叫去。”

可是他仍旧走过来，抱起婴儿，嘀咕着：“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看的。”

鲁意莎双手滚热，接过孩子搂在怀里。他瞅着他，又惭愧又欢喜的笑了笑：

“哦，我的小乖乖，你多难看，多难看，我多疼你！”

约翰·米希尔回到壁炉前面，沉着脸拨了拨火；可是郁闷的脸上透着点笑意：

“好媳妇，得了吧，别难过了，他还会变呢。反正丑也没关系。我们只希望他一件事，就是做个好人。”

婴儿与温暖的母体接触之下，立刻安静了，只忙着唧唧啾啾的吃奶。约翰·米希尔在椅上微微一仰，又夸大其词的说了一遍：

“做个正人君子才是最美的事。”

他停了一会，想着要不要把这意思再申说一番；但他再也找不到话，于是静默了半晌，又很生气地问：“怎么你丈夫还不回来？”

“我想他在戏院里吧，”鲁意莎怯生生的回答，“他要参加预奏会。”

“戏院的门都关了，我才走过。他又扯谎了。”

“噢，别老是埋怨他！也许我听错了。他大概在学生家里上课吧。”

“那也该回来啦。”老人不高兴地说。

他踌躇了一会，很不好意思的放低了声音：

“是不是他又？……”

“噢，没有，父亲，他没有。”鲁意莎抢着回答。

老人瞅着他，他把眼睛躲开了。

“哼，你骗我。”

他悄悄地哭了。

“哎唷，天哪！”老人一边嚷一边往壁炉上踢了一脚。拨火棒大声掉